

我們的記憶有多可靠?究竟證人記憶是否可被列為證據?根據 Loftus 教授研究顯示，我們人的記憶很容易被問題用詞所干擾，強烈感覺的字彙會加深我們對原事件的某種特徵印象，而中立或平淡的詞則較不影響。不僅如此，我們人有時也對一陣子前的事情也印象模糊，收起的東西不知放哪，昨天晚餐吃記不起吃什麼，或是考試時一提筆，腦袋裡無法回想剛剛書裡的定理。

人的大腦，在接收到感官訊息後，會藉由意識將重要的訊息提出，存到暫存記憶裡，通常可維持數分鐘。而在這數分鐘之內，如果訊息不做有意義的整合及連結，轉存到長期記憶之中，大部分的記憶將隨著時間流逝。這是使得我們的大腦節省能量的保護機制，人生存要學習經驗但不需要過目不忘的記憶力。

試想，當目擊者在案發現場時，心理受到的恐懼感，會讓大腦做出戰或逃的反應，根本就沒多少精神去記得場景細節。法庭在傳喚證人的流程，短則幾小時，長則數月。在沒有精緻性複誦等方法刻意輔助轉換到長期記憶下，證人給予證詞時，其真實記憶早已因後相干擾殘缺不堪。可怕的是，比起說不確定，有些證人傾向將自己認為的真相講出來，不論其符合事實或有自行腦補。畢竟證人不用為被告者的權益負責。以上評估還不包括證人和原告可能得利益關係。使得有些案件的證人遭受到根本不必要的對待，而犯案者逍遙法外。

我認為證詞絕對不行直接作為判刑的依據，人的記憶和內心變因實在太複

雜，根本無法知道其詞與事實之間的偏差。但是，證詞還是能夠成為辦案的依據，幫助辦案過程的發展，例如提供約略時間地點，使檢察官到該地採取DNA、監視器畫面等物證。相信科技的進步，會減少冤刑的產生。

Loftus 教授於後半段演講，則在講述將錯誤的記憶植入人腦的可行性，以及隨之而生的社會道德及人之利益之爭。錯誤的記憶藉由催眠、誤導及暗示等方式是真的能被植入的，教授聲稱這項技術可以用在好的地方，例如誘導少年更常吃健康的食物，或是給予人們慰藉。但是強行改變人們記憶，沒有人會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長期影響。數十年前，基因食物的誕生，使得農作量大增，可是直到現在，其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仍備受爭議。而每個人生長環境、價值觀大不相同，評估難度絕對比基因食物難上好幾倍。本人認為除非患者本身心理受到嚴重創傷，經由專家同意，或是本人真的想抹滅的記憶，才許進行。畢竟回憶是為何人之所以獨一無二的理由，也是我們人身最基本的自由。

教授在最後拋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，難道我們平常就不是在吸收錯誤訊息嗎？的確，網路的錯誤、未經查證的訊息滿天飛，企業和政府運用心理學理論，如暗示的言語、損失規避原則使我們接受某種政治原則或購買使用他們的服務，他人有時也會給予不正確的訊息，使我們符合他們期待。面對大量的資訊，我們能做的就是堅定自己的價值觀，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，並且以他人角度思考，追求真理。才能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中，活出自我。